明史

四十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解縉　黄淮

胡廣　金幼孜

胡儼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子元爲元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義死父開太祖嘗召見論元事欲官之辭去縉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

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畧曰臣聞令數
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
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
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
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
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
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畧無可採陛下
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
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
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

歟又今六經殘缺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

閽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
禁稅錣務鎭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
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
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絶其欺誑絶鬼巫破淫祀省冗官
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
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
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
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
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
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

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
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
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
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
盡錙銖置朋姦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
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
於朝省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
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
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
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

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
也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
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
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
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
爲民表帥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
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妄誕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
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
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慴矣天無
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

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論衆以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

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
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
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
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耻進
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
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
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畧
無次序惟陛下幸垂鑒焉書奏帝稱其才已復獻太平
十策文多不錄縉嘗入兵部索皁隸語嫚尚書沈溍以
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韓國公李善長

得罪死縉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白其冤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闕至帝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歸八年太祖崩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舍以行謫河州衞吏時禮部侍郎董倫方爲惠帝所信任縉因寓書於倫曰縉率易狂愚無所避忌數上封事所言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濞之虞郍哈朮來歸欽承顧問謂宜待之有禮稍忤機權其徒必貳此類非一頗皆億中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事爲詹徽所疾欲

中以危法伏蒙聖恩申之慰諭重以鏹賜令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第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欲絶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拜山陵隕淚九土何圖詿誤蒙恩遠行揚粤之人不耐寒暑復多疾病俯仰奔趨伍於吏卒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不測負平生之心抱萬古之痛是以數鳴知感冀還京師得望天顔或遂南還父子相見即更生之日也倫乃薦縉召爲翰林待詔成祖入京師擢侍讀命與黄淮楊士奇胡

廣金幼孜楊榮胡儼並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
自此始尋進侍讀學士奉命總裁太祖實錄及列女傳
書成賜銀幣永樂二年皇太子立進縉翰林學士兼右
春坊大學士帝嘗召縉等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
勤慎時言之宮中恒情慎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各
賜五品服命七人命婦朝皇后於柔儀殿后勞賜備至
又以立春日賜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帝曰
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
一日帝御奉天門諭六科諸臣直言因顧縉等曰王魏
之風世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

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共勉之其年秋胡儼出爲祭酒縉等六人從容獻納帝嘗虛已以聽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又以定儲議爲漢王高煦所忌遂致敗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置郡縣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踰嫡縉又諫曰是啓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寖衰

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久之褔等
議稍稍傳達外廷高煦遂譖縉洩禁中語明年縉坐廷
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叅議既行禮部郎中李至
剛言縉怨望改交阯命督餉化州永樂八年縉奏事入
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
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縉時方偕檢討王偁道廣
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下詔獄拷
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
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并及
至剛皆下獄汝玉貫紘引高得暘皆瘐死十三年錦衣

衛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方縉居翰林時內官張興恃寵笞人左順門外縉叱之興斂手退帝嘗書廷臣名命縉各疏其短長縉言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儁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尚能持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䘏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因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

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仁宗卽位出縉所疏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詔歸縉妻子宗族縉初與胡廣同侍成祖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可以女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女矣已而果生女遂約婚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正統元年八月詔還所籍家產成化元年復縉官贈朝議大夫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以叛誅安南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縉兄綸洪武中亦官

御史性剛直後改應天教授子禎期以書名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父性方國珍據溫州遯跡避僞命淮舉洪武末進士授中書舍人成祖即位召對稱旨命與解縉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重務悉預聞旣而與縉等六人並直文淵閣改翰林編修進侍讀議立太子淮請立嫡以長太子立遷左庶子兼侍讀永樂五年解縉黜淮進右春坊大學士明年與胡廣金幼孜楊榮楊士奇同輔導太孫七年帝北巡命淮及蹇義金忠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十一年再北巡仍留守明年帝征瓦剌還太子遣使迎稍

綏帝重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淮及楊溥金
問皆坐繫十年仁宗即位復官尋擢爲通政使兼武英
殿大學士與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同掌內制丁母憂乞
終制不許明年進少保戶部尚書兼大學士如故仁宗
崩太子在南京漢王久蓄異志中外疑懼淮憂危嘔血
宣德元年帝親征樂安命淮居守明年以疾乞休許之
父性年九十奉養甚懽及性卒賜葬祭淮詣闕謝值燈
時賜遊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辭歸餞
之太液池帝爲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
入賀英宗立再入朝正統十四年六月卒年八十三謚

文簡淮性明果達於治體永樂中長沙妖人李法良反
仁宗方監國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忌太子有功詭
言彬不可用淮曰彬老將必能滅賊願急遣彬卒禽法
良又時有告黨逆者淮言於帝曰洪武末年已有赦禁
不宜復理吏部追論靖難兵起時南人官北地不卽歸
附者當編戍淮曰如是恐示人不廣帝皆從之阿魯台
歸欵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磨其金
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淮曰彼勢分則易制
一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
見西域僧大寶法王來朝帝將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

淮曰朝廷賜諸番制敕用敕命廣運二寶今此玉較大非所以示遠人尊朝廷帝嘉納其獻替類如此然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其見疎於宣宗也亦謂楊榮言淮病瘵能染人云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父子祺名壽昌以字行陳友諒陷吉安太祖遣兵復之將殺脅從者千餘人子祺走謁帥力言不可得免洪武三年以文學選爲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帝稱善遣太子巡視陝西後以太子薨不果子祺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改知彭州所至平寃獄毀淫祀修廢堰民甚德之遷延平知府卒於任廣其次子也建文

二年廷試時方討燕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語
帝親擢廣第一賜名靖授翰林修撰成祖即位廣偕解
縉迎附擢侍講改侍讀復名廣遷右春坊右庶子永樂
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帝北征與楊榮金
幼孜從數召對帳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
行或稍後輒遣騎四出求索嘗失道脫衣乘騾馬渡河
水沒馬及腰以上帝顧勞良苦廣善書每勒石皆命書
之十二年再北征皇長孫從命廣與榮幼孜軍中講經
史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職如故帝徵烏思藏僧
作法會爲高帝高后薦福言見諸祥異廣乃獻聖孝瑞

應頌帝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廣言其不可遂不許廣上却封禪頌帝益親愛之廣性縝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人以方漢胡廣然頗能持大體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姦黨株及支親爲民厲帝納其言十六年五月卒年四十九贈禮部尚書謚文穆文臣得謚自廣始喪還過南京太子爲致祭明年官其子穜翰林檢討仁宗立加贈廣少師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成祖即位改翰林檢討與解縉等同直文淵閣遷

侍講時翰林坊局臣講書東宮皆先具經義閣臣正
皇帝覽乃進講解縉書楊士奇易胡廣詩幼孜春秋因
進春秋要旨三卷永樂五年遷右諭德兼侍講因諭吏
部直內閣諸臣胡廣金幼孜等考滿勿改他任七年從
幸北京明年北征幼孜與廣榮扈行駕駐清水源有泉
湧出幼孜獻銘榮獻詩皆勞以上尊帝重幼孜文學所
過山川要害輒命記之幼孜據鞍起草立就使自瓦剌
來帝召幼孜等傍輿行言敵中事親倚甚嘗與廣榮及
侍郎金純失道陷谷中暮夜幼孜墜馬廣純去不顧榮
爲結鞍行行又輒墜榮乘以已騎明日始達行在所是

夜帝遣使十餘輩迹榮幼孜不獲比至帝喜動顏色自
後北征皆從所撰有北征前後二錄十二年命與廣榮
等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遷翰林學士十八年與榮並
進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從北征中道兵疲帝以問
羣臣莫敢對惟幼孜言不宜深入不聽次開平帝謂榮
幼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
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
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卽命草詔招諭諸部還軍至榆木
川帝崩祕不發喪榮訃京師幼孜護梓宮歸仁宗卽位
拜戸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少保兼武

英殿大學士是年十月命幼孜榮士奇會錄罪囚於承天門外詔法司錄重囚必會三學士委寄益隆帝御西角門閱廷臣制誥顧三學士曰汝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嘗見前代人主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賢良之臣言不見聽退而杜口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幼孜等頓首稱謝洪熙元年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學士如故並給三俸尋乞歸省母明年母卒宣宗立詔起復修兩朝實錄充總裁官三年持節寧夏冊慶府郡王妃

所過詢兵民疾苦還奏之帝嘉納焉從巡邊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宣德六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靜默寛裕有容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宴居之室曰退庵疾革時家人囑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所恥也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少嗜學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無不究覽洪武中以舉人授華亭教諭能以師道自任母喪服除改長垣乞便地就養復改餘干學官許乞便地

自儼始建文元年薦授桐城知縣鑿桐陂水溉田爲民利縣有虎傷人儼齋沐告於神虎遁去桐人祀之朱邑祠四年副都御史練子寧薦於朝曰儼學足達天人智足資帷幄比召至燕師已渡江成祖卽位曰儼知天文其令欽天監試既試奏儼實通象緯氣候之學尋又以解縉薦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俱直文淵閣遷侍講進左庶子父喪起復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永樂二年九月拜國子監祭酒遂不預機務時用法嚴峻國子生託事告歸者坐戍邊儼至卽奏除之七年帝幸北京召儼赴行在明年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

院事輔皇太孫留守北京十九年改北京國子監祭酒
當是時海內混一垂五十年帝方內興禮樂外懷要荒
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
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充總
裁官居國學二十餘年以身率教動有師法洪熙改元
以疾乞休仁宗賜敕獎勞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仕
復其子孫宣宗卽位以禮部侍郞召辭歸家居二十年
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儼與言未嘗及私自處淡泊歲
時衣食纔給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
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之阿曲世以爲知

人正統八年八月卒年八十三

贊曰明初罷丞相分事權於六部成祖始命儒臣直文淵閣預機務沿及仁宣而閣權日重實行丞相事解縉以下五人則詞林之最初入閣者也夫處禁密之地必以公正自持而尤貴於厚重不洩縉少年高才自負匡濟大畧太祖俾十年進學愛之深矣彼其動輒得謗不克令終夫豈盡嫉賢害能者力固使之然歟黃淮功在輔導胡廣金幼孜勞著扈從胡儼久於國學觀諸臣從容密勿隨事納忠固非僅以文字翰墨爲勳績已也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士奇　楊榮曾孫旦

楊溥馬愉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貧甚力學授徒自給多游湖湘間館江夏最久建文初集諸儒修太祖實錄士奇已用薦徵授教授當行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召入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得士奇策曰此非經生言也奏

第一授吳王府審理副仍供館職成祖即位改編修已簡入內閣典機務數月進侍讀永樂二年選宮僚以士奇爲左中允五年進左諭德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愼善應對言事輒中人有小過嘗爲揜覆之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目籍以進帝閱無士奇名召問對曰奇赴廣時羣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燬籍六年帝北巡命與蹇義黃淮留輔太子太子喜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

詔令詩小技不足爲也太子稱善初帝起兵時漢王數
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爲太子旣而不得立怨望帝
又憐趙王年少寵異之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
動九年還南京召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
殿下天資高卽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
下託帝悅十一年正旦日食禮部尚書呂震請勿罷朝
賀侍郞儀智持不可士奇亦引宋仁宗事力言之遂罷
賀明年帝北征士奇仍輔太子居守漢王譖太子益急
帝還以迎駕緩盡徵東宮官黃淮等下獄士奇後至宥
之召問太子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

皆臣等罪帝意解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遂下錦衣衞獄尋釋之十四年帝還京師微聞漢王奪嫡謀及諸不軌狀以問蹇義義不對乃問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爲臣兩人言漢王事者然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起還宮居數日帝盡得漢王事削兩護衞處之樂安明年進士奇翰林學士兼故官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明年復坐輔導有闕下錦衣衞獄旬日而釋仁宗卽位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

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服制二十七日期滿呂震請卽吉士奇不可震厲聲叱之蹇義兼取二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而視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之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進少保與同官楊榮金幼孜並賜繩愆糾繆銀章得密封言事尋進少傅時藩司守令來朝尚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

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又不報有
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眞忘之聞呂震
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
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
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羣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
樂士奇與黃淮疏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
刻報可越日帝召謂曰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
命兼兵部尚書並食三祿士奇辭尚書祿帝監國時憾
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卽位詔向忤旨
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

之待衞綰不亦可乎帝卽罷弗治或有言大理卿虞謙言事不密帝怒降一官士奇爲白其罔得復秩又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得罪士奇曰謙應詔陳言若加之罪則羣臣自此結舌矣帝立進謙副都御史而下敕引過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是年四月帝賜士奇璽書曰往者朕膺監國之命卿侍左右同

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
嘉謨入告期予於治正固不二簡在朕心茲創制楊貞
一印賜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尋修太宗實錄與
黃淮金幼孜楊溥俱充總裁官未幾帝不豫召士奇與
蹇義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召太子於南京
宣宗即位修仁宗實錄仍充總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
反帝親征平之師還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
言漢趙二王實同心請乘勢襲彰德執趙王榮力贊決
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
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

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
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
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將入諫滎先入士奇繼之閽者
不納尋召義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
意移兵事得寢比還京帝思士奇言謂曰今議者多言
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
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
一璽書幸甚於是發使奉書至趙趙王得書大喜泣曰
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始息帝待趙王日益
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賜金幣時

交阯數叛屢發大軍征討皆敗沒交阯黎利遣人僞請立陳氏後帝亦厭兵欲許之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榮謀二人力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尋命擇使交阯者蹇義薦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別遣使於是棄交阯罷兵歲省軍興鉅萬五年春帝奉皇太后謁陵召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士奇榮幼孜溥朝太后於行殿太后慰勞之帝又語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

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願陛下念之尋敕鴻臚寺士奇老有疾趨朝或後毋論奏帝嘗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後數日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帝以四方屢水旱召士奇議下詔寬恤免災傷租稅及官馬虧額者士奇因請並蠲逋賦薪芻錢減官田額理寃滯汰工役以廣德意民大悅踰二年帝謂士奇曰恤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徵如故帝怫

然曰令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當是時帝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爲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帝之初卽位也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東宮舊恩入不稱出爲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榮溥三人榮疏闓果毅遇事敢爲數從成祖北征能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

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頗知之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及原吉卿乃爲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語稍稍聞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歡帝亦益親厚之先後所賜珍果牢醴金綺衣幣書器無算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齡軍國大政關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榮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又請

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皆允行正統之初朝政淸明士奇等之力也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師四年乞致仕不允敕歸省墓未幾還是時中官王振有寵於帝漸預外庭事導帝以嚴御下大臣往往下獄靖江王佐敬私饋榮金榮先省墓歸不之知振欲借以傾榮士奇力解之得已榮尋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興師征麓川帑藏耗費士馬物故者數萬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勢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輒執而繫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卽加法封其狀示士奇

復有人發稷横虐數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
天子恐傷士奇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九年
三月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有司乃論殺稷初正統
初士奇言瓦剌漸强將為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
請於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歿未
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
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况鍾
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為世
名臣云父子稷以廕補尚寶丞成化中進太常少卿掌
司事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成祖初入京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成祖遽趣駕謁陵自是遂受知既卽位簡入文淵閣爲更名榮同值七人榮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江西盜起遣使撫諭而令都督韓觀將兵繼其後賊就撫奏至帝欲賜敕勞觀榮曰討發奏時觀尚未至不得論功帝益重之再遷至侍講太子立進右諭德仍兼前職與在直諸臣同賜二品服評議諸司事宜

稱旨復賜衣幣帝威嚴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
榮至輒爲霽顏事亦遂決五年命往甘肅經畫軍務所
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閱城堡還奏武英殿帝大悅值
盛暑親剖瓜啖之尋進右庶子兼職如故明年以父喪
給傳歸既葬起復視事又明年母喪乞歸帝以北行期
迫不許命同胡廣金幼孜扈從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脫
脫不花等請降需命於亦集乃命榮往甘肅偕福受降
持節即軍中封福寧遠侯因至寧夏與寧陽侯陳懋規
畫邊務還陳便宜十事帝嘉納之八年從出塞次臚朐
河選勇士三百人爲衞不以隸諸將令榮領之師旋餉

不繼榮請盡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爲倍償軍賴以濟明年乞奔喪命中官護行還詢閩中民情及歲豐歉榮具以對尋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殿十年甘肅守臣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赤斤蒙古且爲邊患乃復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畧榮還奏言隆冬非用兵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兵未可出帝從其言叛者亦降明年復與廣幼孜從北巡又明年征瓦剌太孫侍行帝命榮以間陳說經史兼領尚寶事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榮奏乃發帝嘗晩坐行幄召榮計兵食榮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

耨有時即兵食足矣十四年與金幼孜俱進翰林學士仍兼庶子從還京師明年復從北征十六年胡廣卒命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如故明年定都北京會三殿災榮麾衞士出圖籍制誥昇東華門外帝褒之榮與幼孜陳便宜十事報可二十年復從出塞軍事悉令參決賚予優渥師還勞將士分四等賜宴榮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已復下詔征阿魯台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榮榮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

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明年從出塞軍務悉委榮晝夜見無時帝時稱楊學士不名也又明年復從北征當是時帝凡五出塞士卒饑凍饋運不繼死亡十二三大軍抵荅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帝問羣臣當復進否羣臣唯唯惟榮幼孜從容言宜班師帝許之還次榆木川帝崩中官馬雲等莫知所措密與榮幼孜入御幄議二人議六師在外去京師尙遠祕不發喪以禮斂錫爲椑載輿中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令人莫測或請因他事爲敕馳報皇太子二人曰誰敢爾先帝在則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罪不小衆曰然乃具大行月

日及遺命傳位意啓太子榮與少監海壽先馳訃既至太子命與蹇義楊士奇議諸所宜行者仁宗即位進太常卿餘官如故尋進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既而有言榮當大行時所行喪禮及處分軍事狀帝賜敕褒勞賚予甚厚進工部尚書食三祿時士奇淮皆辭尚書祿榮幼孜亦固辭不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召榮等定計榮首請帝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帝從其計至樂安高煦出降師還以決策功受上賞賜銀章五褒予甚至三年從帝巡邊至遵化聞兀良哈將寇邊帝留扈行諸文臣於

大營獨命榮從自將輕騎出喜峯口破敵而還五年進少傅辭大學士祿九年復從巡邊至洗馬林而還英宗即位委寄如故正統三年與士奇俱進少師五年乞歸展墓命中官護行還至武林驛而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永樂末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帝時在塞外奏至以示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安南之棄諸大臣多謂不可獨榮與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其老成持重類如此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

往往以微言導帝意輒得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都御史劉觀之免戍邊皆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重修太祖實錄及太宗仁宣三朝實錄皆爲總裁官先後賜賚不可勝計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家富曾孫業爲建安指揮以貲敗詳宦官傳業從弟旦字晉叔弘治中進士歷官太常卿以忤劉瑾左遷知溫州府治最稍遷浙江提學副使瑾誅累擢至戶部侍郎督京通倉出理餉甘肅還進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討平番禺淸遠河源諸猺嘉靖初遷至南京吏部尚書張璁桂萼驟進旦卒九卿極言不可會吏部尚書喬宇罷召旦代之未至爲給事中陳洸所劾勒致仕年七十餘卒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與楊榮同舉進士授編修永樂初侍皇太子爲洗馬太子嘗讀漢書稱張釋之賢溥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未得行其志也採文帝事編類以獻太子大悅久之以喪歸時太子監國命起視事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遲帝怒黃淮逮至北京繫獄及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溥逮繫錦

衣衛獄家人供食數絶而帝意不可測旦夕且死溥益
奮讀書不輟繫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即位釋出
獄擢翰林學士嘗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賜鈔幣已念溥
由已故久困尤憐之明年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
臣有學行者侍值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
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
值閣中命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
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尋進太
常卿兼職如故宣宗即位弘文閣罷召溥入內閣與楊
士奇等共典機務居四年以母喪去起復九年遷禮部

尚書學士値內閣如故英宗初立與士奇榮請開經筵豫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慎選宮中朝夕侍從內臣太后大喜一日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國公張輔及士奇榮溥尚書胡濙入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歎息不意今尚見卿溥感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爲太子被讒宮寮多死詔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時時於宮中念諸臣太后亦久憐之故爲溥言之如此太后復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

與五臣共計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入閣至是乃與士奇榮並六年歸省墓尋還是時王振尚未橫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號爲南楊溥質直廉靜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牆而走諸大臣論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比榮士奇相繼卒在閣者馬愉高穀曹鼐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十一年七月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官

其孫壽尚寶司丞後三年振遂導英宗北征陷土木幾至大亂時人追思此三人者在當不至此而後起者爭暴其短以爲依違中旨釀成賊奄之禍亦過刻之端也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九年秋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愉爲首正統元年充經筵講官再遷至侍讀學士時王振用事一日語楊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

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翼日遂列侍讀學士苗衷侍講曹鼐及愉名以進由是愉被擢用五年詔以本官入內閣參預機務尋進禮部右侍郎十二年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寛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納焉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爲治之本波及於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帝然之厚遣其使

贊曰成祖時士奇榮與解縉等同直內閣溥亦同爲仁

宗宮僚而三人逮事四朝爲時耆碩溥入閣雖後德望相亞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史稱房杜持衆美効之君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又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楊其庶幾乎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蹇義　夏原吉　俞士吉　李文郁　鄒師顏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帝問汝蹇叔後乎瑢頓首不敢對帝嘉其誠篤爲更名義手書賜之滿三載當遷特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由是朝夕侍左右小心敬愼未嘗忤色惠帝既卽位推太祖意超擢吏部右侍郎是時齊泰黃子澄當國外興大師內改制度義無所建明國子博士王紳

遺書責之義不能答燕師入迎附遷左侍郞數月進尚
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
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
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善從其言永樂二年兼
太子詹事帝有所傳諭太子輒遣義能委曲導意帝與
太子俱愛重之七年帝巡北京命輔皇太子監國義熟
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辦時舊臣見親用者戶部尚
書夏原吉與義齊名中外稱曰蹇夏滿三考帝親宴二
人便殿褒揚甚至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塡委處之
裕如十七年以父喪歸帝及太子皆遣官賜祭詔起復

十九年三殿災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之還治部事明年帝北征還以太子曲宥呂震壻主事張鵬朝參失儀罪義不匡正逮義繫錦衣衛獄又明年春得釋仁宗卽位義原吉皆以元老爲中外所信帝又念義監國時舊勞尤厚倚之首進義少保賜冠服象笏玉帶兼食二祿歷進少師賜銀章一文曰繩愆糾繆已復賜璽書曰曩朕監國卿以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思不恤身家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承大統贊襄治理

不懈益恭朕篤念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賜卿俾藏於家傳之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時惟楊士奇亦得賜貞一印及敕尋命與英國公輔及原吉同監修太宗實錄義視原吉尤重厚然過於周愼士奇嘗於帝前謂義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帝兩是之楊榮嘗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譏榮者願陛下愼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宣宗即位委寄益重時方修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義原吉二人力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帝親爲規畫三月而陵成宏麗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

以爲制迨世宗營永陵始益崇侈云帝征樂安義原吉及諸學士皆從預軍中機務賜鞍馬甲胄弓劍及還賚予甚厚三年從巡邊還帝以義原吉士奇榮四人者皆已老賜璽書曰卿等皆祖宗遺老昇輔朕躬今黃髮危齒不宜復典冗劇傷朝廷優老待賢之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官祿悉如舊明年郭璡代爲尚書尋以胡濙言命義等四人議天下官吏軍民建言章奏復賜義銀章文曰忠厚寬宏七年詔有司爲義營新第於文明門內英宗卽位齋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

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義爲人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士奇常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子英有詩名以廕爲尚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

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德興人父時敏官湘陰教諭遂家焉原吉早孤力學養母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詗而異之擢戶部主事曹務叢脞處之悉有條理尚書郁新甚重之有劉郎中者忌其能會新劾諸司怠事者帝欲宥之新持不可帝怒問誰教若新頓首曰堂後書算生帝乃下書算

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欽尚書者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尚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初擢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所過郡邑核吏治咨民隱人皆悅服久之移駐蘄州成祖即位或執原吉以獻帝釋之轉左侍郎言原吉建文時用事不可信帝不聽與蹇義同進尚書偕義等詳定賦役諸制建白三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樂元年命原吉治之尋命侍郎李文郁爲之副復使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書賜之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蹟濬吳淞

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爲閘以時蓄洩從之役十餘萬人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事竣還京師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經久計明年正月原吉復行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大理少卿袁復爲之副已復命陝西參政宋性佐之九月工畢水洩蘇松農田大利三年還其夏浙西大饑命原吉率俞士吉袁復及左通政趙居任往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原吉馳疏止之姚廣孝還自浙西稱原吉曰古之遺愛也亡何郁新卒召還理部事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

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皆報
可凡中外戶口府庫田賦贏縮之數各以小簡書置懷
中時檢閱之一日帝問天下錢穀幾何對甚悉以是益
重之當是時兵革初定論靖難功臣封賞分封諸藩增
設武衛百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
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宮闕供億轉輸以鉅萬萬計皆
取給戶曹原吉悉心計應之國用不絀六年命督軍民
輸材北都詔以錦衣官校從治怠事者原吉慮犯者衆
告戒而後行人皆感悅七年帝北巡命兼攝行在禮部
兵部都察院事有二指揮冒月廩帝欲斬之原吉曰非

律也假實爲盜將何以加乃止八年帝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時諸司草創每旦原吉入佐太孫參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啓監國京師肅然帝還賜鈔幣鞍馬牢醴慰勞有加尋從還南京命侍太孫周行鄉落觀民間疾苦原吉取齏黍以進曰願殿下食此知民艱九載滿與蹇義皆宴便殿帝指二人謂羣臣曰高皇帝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自是屢侍太孫往來兩京在道隨事納忠多所裨益十八年北京宮室成使原吉南召太子太孫既還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

宜撫流亡蠲逋負以寬民力明年三殿災原吉復申前
請亟命所司行之初以殿災詔求直言羣臣多言都北
京非便帝怒殺主事蕭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
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
大臣爭詈言者原吉獨奏曰彼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
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兩宥之或尤原吉
背初議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
所損不細矣衆始歎服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
詳議帝每御便殿闕門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
恂若無預者交阯平帝問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

一時有限遷官爲後日費無窮也從之西域法王來朝
帝欲郊勞原吉不可及法王入原吉見不拜帝笑曰卿
欲效韓愈耶山東唐賽兒反事平俘脅從者三千餘人
至原吉請於帝悉原之谷王橞叛帝疑長沙有通謀者
原吉以百口保之乃得寢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征沙漠
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
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
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
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
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

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召原吉繫之內官監并繫大理丞鄒師顏以嘗署戶部也賓懼自殺遂并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仁宗卽位復其官方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

傳歸葬有司治喪事原吉不敢復言尋加太子少傅呂震以太子少師班原吉上帝命鴻臚引震列其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食三祿原吉固辭乃聽辭太子少傅祿賜繩愆糾繆銀章建第於兩京已而仁宗崩太子至自南京原吉奉遺詔迎於盧溝橋宣宗即位以舊輔益親重明年漢王高煦反亦以靖難爲辭移檄罪狀諸大臣以原吉爲首帝夜召諸臣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帝意遂決師還賚予加

等賜閽者三人原吉以無功辭不聽三年從北巡帝取
原吉槖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
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從閱武兔兒山帝怒諸將慢
褫其衣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
帝曰爲卿釋之再與蹇義同賜銀印文曰含弘貞靖帝
雅善繪事嘗親畫壽星圖以賜其他圖畫服食器用銀
幣玩好之賜無虛日五年正月兩朝實錄成復賜金幣
鞍馬旦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敕戶部
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
有善卽採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汚所服金織

賜衣原吉曰勿怖汚可浣也又有汚精微文書者吏叩
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呂震嘗傾原
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爲之請
平江伯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
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
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
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
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
愼如此原吉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
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三楊仁宣之世外兼臺省內

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而原吉與士
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子瑄以廕爲尚寶司丞喜
談兵景泰時數上章言兵事有沮者不獲用終南京太
常少卿俞士吉字用貞象山人建文中爲兗州訓導上
書言時政擢御史出按鳳陽徽州及湖廣能辨釋寃獄
成祖即位進僉都御史奉詔以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
浙西農政湖州逋糧至六十萬石同事者欲減其數以
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爲也具以實奏悉得免尋爲
都御史陳瑛所劾與大理少卿袁復同繫獄復死獄中
士吉謫爲事官治水蘇松旣而復職還上聖孝瑞應頌

帝曰爾爲大臣不言民間利病乃獻訣耶擲還之宣德初仕至南京刑部侍郎致仕李文郁襄陽人永樂初以戸部侍郎副原吉治水有勞後坐事謫遼東二十年仁宗即位召還爲南京通政參議致仕鄒師顏宜都人永樂初爲江西參政坐事免尋以薦擢御史有直聲遷大理丞署戸部與原吉同下獄仁宗立釋爲禮部侍郎省墓歸還至通州卒貧不能歸葬尚書呂震聞於朝宣宗命驛舟送之詔京官卒者皆給驛著爲令

贊曰書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蹇義夏原吉自筮仕之初即以誠篤幹濟受知太祖至成祖益任以繁劇

而二人實能通達政體諳練章程稱股肱之任仁宣繼
體委寄優隆同德協心匡翼令主用使吏治修明民風
和樂成績懋著蔚爲宗臣樹人之效遠矣哉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終

明史卷一百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郁新　趙羾

金忠　李慶

師逵　古朴　向寶

陳壽　馬京　許思溫　劉季篪

劉辰　楊砥

虞謙　呂升　仰瞻　嚴本　湯宗

郁新字敦本臨淮人洪武中以人才徵授戸部度支主

事遷郎中踰年擢本部右侍郎嘗問天下戸口田賦地理險易應答無遺帝稱其才尋進尚書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新定議減五之四並定郡王以下祿有差又以邊餉不繼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塞下按引支鹽邊儲以足夏原吉爲戸部主事新重之諸曹事悉委任焉建文二年引疾歸成祖即位召掌戸部事以古朴爲侍郎佐之永樂元年河南蝗有司不以聞新劾治之初轉漕北京新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

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衞河轉輸北京從之又言湖廣屯田所產不一請皆得輸官粟穀糜黍大麥蕎稌二石準米一石稻穀薥秫二石五斗䅉稗三石各准米一石豆麥芝麻與米等著爲令二年議公侯伯駙馬儀賓祿二百石以上者請如文武官例米鈔兼給三年以士卒勞困議減屯田歲收不如額者十之四五又議改納米北京贖罪者於南京倉皆允行是年八月卒於官帝歎曰新理邦賦十三年量計出入令誰可代者輟朝一日賜葬祭而召夏原吉還理部事新長於綜理密而不繁其所規畫後不能易

趙羾字雲翰夏人徙祥符洪武中由鄉舉入太學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阨塞並屯戍所宜以進帝以爲才遷員外郎建文初遷浙江參政建策捕海寇有功永樂二年使交阯還奏稱旨擢刑部侍郎改工部再改禮部五年進尚書賜宴華蓋殿撤膳羞遺其母初羾每以事爲言者所劾帝不問九年秋朝鮮使臣將歸例有賜賚羾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綏新集民安其業十五年丁母艱起復改兵部尚書專理塞外兵事帝北征轉餉有方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宣德五年

御史張楷劾狃及侍郎俞士吉悉縱召至命致仕狃性精敏歷事五朝位列卿自奉如寒素正統元年卒年七十三

金忠鄞人少讀書善易卜兄戍通州亡忠補戍貧不能行相者袁珙資之既至編卒伍賣卜北平市多中市人傳以爲神僧道衍稱於成祖成祖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常以所占勸舉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屬授忠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疑輒問術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拜右長史贊戎務爲謀

臣矣成祖稱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贊世子守北
京尋召還進兵部尚書帝起兵時次子高煦從戰有功
許以爲太子至是淇國公邱福等黨高煦勸帝立之獨
忠以爲不可在帝前歷數古適孽事帝不能奪密以告
解縉黃淮尹昌隆縉等皆以忠言爲是於是立世子爲
皇太子而忠爲東宮輔導官以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
事六年命兼輔皇太孫帝北征留忠與蹇義黃淮楊士
奇輔太子監國是時高煦奪嫡謀愈急蜚語譖太子十
二年北征還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勳舊不問而密
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

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黃淮楊溥等亦以是獲全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每承顧問知無不言然愼密不洩處僚友不持兩端退恒推讓之明年四月卒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洪熙元年追贈榮祿大夫少師謚忠襄官子達翰林檢討達剛直敢言仕至長蘆都轉運使忠有兄華負志節忠守通州有功欲推恩官之辭不就嘗召賜金綺亦不受成祖目爲迂叟放還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放聲長歎而逝里中稱爲白雲先生

李慶字德孚順義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右僉都御史

後授刑部員外郎遷紹興知府永樂元年召爲刑部侍郎性剛果有幹局馭下甚嚴帝以爲才數命治他事不得時至部然屬吏與罪人交通私饋餉慶輒知之繩以重法五年改左副都御史兩遭親喪並起復時勳貴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鹽爲官民害慶言舊制四品以上官員家不得與民爭利今都督蔡福等旣行罰公侯有犯亦乞按問帝命嚴禁如制忻成伯趙彝擅殺運夫盜賣軍餉都督譚青朱崇貪縱慶劾之皆下吏已劾都督費瓛欺罔粱銘貪暴鎭守德州都督曹得贖貨皆被責中外凜其風采十八年進工部尚書兼領兵部

事仁宗立改兵部加太子少保弋謙以言事忤旨呂震等交口詆之惟慶與夏原吉無所言帝尋悟降敕自責竝責震等震等甚愧此兩人山陵事多趣辦中官有求執不與人多嚴憚之號爲生李奉命侍皇太子謁孝陵在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及太子還北京遂留慶南京兵部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討黎利命慶參贊軍務許擇部曹賢能者自隨師至鎭夷關升意輕賊不爲備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慶時已病甚强起告升升不聽直前中伏敗死慶病遂篤明日亦死一軍盡沒

師逵字九達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思藤花菜逵出城南二十餘里求得之及歸夜二鼓遇虎逵驚呼天虎舍之去母疾尋愈洪武中以國子生從御史出按事爲御史所劾逮至帝偉其貌釋之謫御史臺書案牘久之擢御史遷陝西按察使獄因淹繫千人浹旬盡決遣悉當其罪母憂去官廬墓側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成祖即位召爲兵部侍郎改吏部永樂四年建北京宮殿分遣大臣出採木逵往湖湘以十萬衆入山闢道路召商賈軍役得貿易事以辦然頗嚴刻民不堪多從李法良爲亂左中允周幹劾之時仁宗監國以帝所特

遣置不問八年帝北征命總督餽餉逵請量程置頓堡更遞轉輸從之逵佐蹇義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仁宗嗣位與趙羾古朴皆改官南京而逵進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正月卒官年六十二逵廉不殖生產祿賜皆分宗黨有子八人至無以自贍成祖在北京嘗語左右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惟逵而已

古朴字文質陳州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清理郡縣田賦圖籍還隸五軍斷事理刑自陳家貧願得祿養母帝嘉之除工部主事母歿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累遷郎中建文三年擢兵部侍郎成祖即位改戶部永樂二年

朴奏先奉詔令江西湖廣及蘇松諸府輸糧北京今闕並患水潦轉運艱難而北京諸郡歳幸豐宜發鈔命有司增價收糴減南方運從之營建北京命採木江西以恤民見褒七年帝北巡皇太子監國召還佐夏原吉理戸部仁宗即位改南京通政使明年就拜戸部尚書出督畿內田賦師逵病命朴代之宣德三年二月卒於官初戸部主事劉良不檢乞中貴人求上考朴不可良遂誣奏朴罪朴就逮成祖察其誣得釋他日吏部奏予良誥仁宗曰此人素無行且嘗誣大臣不可與良後果以贓敗朴在朝三十餘年自郎署至尚書確然有守不通

干請與右都御史向寶俱以清介稱寶字克忠進賢人洪武中以進士授兵部員外郎九年無過擢通政使以不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尹建文時坐事謫廣西成祖卽位召復職已復坐事下獄降兩浙鹽運判官仁宗在東宮知其廉及卽位召爲右都御史兼詹事並給兩俸壽應詔陳八事多可採者宣德初改南京三年入覲帝憫其老命致仕歸卒於途寶有文學寬厚愛民而持身廉直屢遭困阨不稍易平居言不及利歷仕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陳壽隨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戶部主事永樂元年遷

員外郎出爲山東參政所至以愛民爲務用夏原吉薦召爲工部左侍郎皇太子監國南京壽日陳兵民困又乘間言左右干恩澤者多恐累明德太子深納之嘗目送之出顧侍臣曰侍郎中第一人也九年以漢王高煦譖下獄貧不能給朝夕官屬有饋之者拒不受竟死獄中踰年啟殯如生仁宗即位贈工部尚書謚敏肅官其子瑺中書舍人後亦至工部侍郎與壽同下獄死者有馬京許思溫京武功人洪武中以進士授翰林編修歷左通政大理卿永樂元年爲行部左侍郎皇太子守北京命兼輔導盡誠翊贊太子甚重之數爲高煦所譖謫

戍廣西仍坐前事逮下獄思溫字叔雍吳人以國子生署刑部主事累官北平按察副使燕師起思溫佐城守有勞擢刑部侍郎改吏部兼贊善亦以讒下獄皆瘐死仁宗立贈京少傅謚文簡思溫吏部尚書官其子俊贊禮郎進學翰林

劉季篪名韶以字行餘姚人洪武中進士除行人使朝鮮却其餽贐帝聞賜衣鈔擢陜西參政陜有逋賦有司峻刑督民不能輸季篪至與其寮分行郡縣悉縱械者緩爲期民感其德悉完納陜不產硼砂而歲有課季篪言於朝罷之洪渠水溢爲治堰蓄洩遂爲永利建文中

召爲刑部侍郎民有爲盜所引者逮至盜已死乃召盜妻子使識之聽其辭誣也釋之吏虧官錢誣千餘人悉爲辨免河陽逆旅朱趙二人異室寢趙被殺有司疑朱殺之考掠誣服季箎獨曰是非夙讐且其裝無可利緩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民家盜夜入殺人遺刀屍傍刀有記識其隣家也官捕鞫之隣曰失此刀久矣不勝掠誣服季箎使人懷刀就其里潛察之一童子識曰此吾家物盜乃得永樂初纂修大典命姚廣孝解縉及季箎總其事八年坐失出下獄謫外任逡巡未行復下獄久之始釋命以儒服隸翰林院編纂壽授工部主事卒於

官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國初以署典籤使方國珍國珍餙
二姬以進叱却之李文忠駐師嚴州辟置幕下元帥葛
俊守廣信盛冬發民浚城濠文忠止之不聽文忠怒欲
臨以兵辰請往諭之俊悔謝事遂已以親老辭歸建文
中用薦擢監察御史出知鎮江府勤於職事濒江田八
十餘頃久淪於水賦如故以辰言得除京口閘廢轉漕
者道新河出江舟數敗辰修故閘公私皆便漕河易涸
仰練湖益水三斗門久廢辰修築之運舟旣通湖下田
益稔永樂初李景隆言辰知國初事召至預修太祖實

錄遷江西布政司參政奏錮九郡荒田糧歲饑勸富民
貸饑者錮其徭役以爲之息官爲立券期年而償辰居
官廉勤尚氣與都司按察使不相得數爭坐免官十四
年起行部左侍郎復留南京者三年帝念其老賜敕及
鈔幣令致仕卒於途年七十八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
上疏言揚雄爲莽大夫貽譏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
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
舒非是帝從之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建文中言帝堯
之德始於親九族今宜惇睦諸藩無自剪枝葉不報父

喪歸戍祖卽位起鴻臚寺卿乞終制服闋擢禮部侍郎坐視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遷北京行太僕寺卿時吳橋至天津大水決堤傷稼祇請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以殺水勢帝命工部侍郎蔺芳經理之定牧馬法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亦免半帝命軍租盡蠲之餘悉從其議於是馬大蕃息祇剛介有守尤篤孝行十六年母喪哀毀未至家卒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刑部郎中出知杭州府建文中請限僧道田人無過十畝餘以均給貧民從之永樂初召爲大理寺少卿時有詔建文中上言改舊制者悉面陳謙乃言前事請罪帝見謙怖笑曰此秀才鬬老佛耳釋弗問而僧道限田制竟罷都察院論誆騙罪準洪武榜例梟首以徇謙奏比奉詔準律斷罪誆騙當杖流梟首非詔書意帝從之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言主者盜用多縱火自蓋逮幾八百人應死者百謙白其濫得論減七年帝北巡皇太子奏謙爲右副都御史明年偕給事中杜欽巡視淮鳳抵陳

州災傷免田租贖民所鬻子女明年謙請振太子諭之曰軍民困極而卿等從容請啓彼汲黯何如人也尋命督兩浙蘇松諸府糧輸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富民賂有司率得近地而貧民多遠運謙建議分四等丁多糧最少者運北京次少者運徐州丁糧等者運南京淮安丁少糧多者存留本土民利賴之又言徐州呂梁二洪行舟多阻請每洪增挽夫二百月給廩官牛一百暇時聽民耕大舟至用以挽人以爲便嘗督運木役者大疫謙令散處之疫遂息未幾偕給事中許能巡撫浙江仁宗即位召還改大理寺卿時呂升爲少卿仰瞻爲丞而謙

又薦嚴本爲寺正帝方矜慎刑獄謙等亦悉心奏當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謙等再四參復必求其平嘗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嘗應詔上言七事皆切中時務有言其奏事不密市恩於外者帝怒降少卿一日楊士奇奏事畢不退帝問欲何言得非爲虞謙乎士奇因具白其誣且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帝曰吾亦悔之遂命復職宣宗立謙言舊制犯死罪者罰役終身今所犯不等宜依輕重分年限報可宣德二年三月卒於官謙美儀觀風釆凝重工詩畫自負才望工部侍郎蘇瓚以鄙猥班謙上恒怏怏人以是隘其量云呂升山陰人永

樂初爲溧陽教諭歷官江西福建按察僉事所至有清愼聲入爲大理寺少卿宣德八年致仕卒仰瞻長洲人永樂中由虎賁衞經歷遷大理寺丞正統閒宦官王振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惟瞻與大理卿薛瑄不往會與瑄辨殺夫寃獄益忤振下獄謫戍大同景泰初召爲右寺丞執法愈堅在位者多不悅移疾歸加大理少卿嚴本字志道江陰人少通羣籍習法律以傳霖刑統賦辭約義博註者非一乃著輯義四卷永樂十一年以薦徵試以疑律敷析明暢授刑部主事侍郎張本掌部事官吏少當意者獨重本疑獄輒俾訊之奉命使嶶州時督

辦後期例罰工本不忍迫民或以爲言本曰吾辦矣蓋
已寓書其子鬻田爲工作償也仁宗立以刑部尚書金
純及虞謙薦改大理寺正斷獄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
不敬論罪本爭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無故縱之文卽
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槩入重比謙韙之悉爲駁正良鄉
民失馬疑其隣告於丞拷死丞坐決罰不如法當徒而
告者坐絞本曰丞罪當告者因疑而訴律以誣告致死
是丞與告者各殺一人可乎駁正之莒縣屯卒奪民田
民訟於官卒被笞夜盜民驢民搜得之卒反以爲誣擒
送千戶民被禁死法司坐千戶徒本曰千戶生則死者

竟矣遂正其故勘罪蘇州衞卒十餘人夜劫客舟於河西務一卒死懼事覺誣隣舟解囚人爲盜其侶往救見殺皆誣服本疑之曰解人與囚同舟爲盜囚必知之按驗果得實遂抵卒罪本立身方嚴非禮弗履其使嶽也知府饋酒肴亦不受年七十八卒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洪武末由太學生擢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建文時上變言按察使陳瑛受燕邸金錢有異謀詔逮瑛安置廣西而遷宗山東按察使坐事左遷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府蘇連歲水民流逋租百餘萬石宗諭富民出米代輸富民知其愛民不三月悉完

納永樂元年有言其坐視水患者逮下獄謫判祿州以黃淮薦召爲大理寺丞或言宗會發潛邸事帝曰帝王惟才是使何論舊嫌時外國貢使病死從人謂醫殺之獄具宗閱牘歎曰醫與使者何讐而故殺之乎卒辨出之尋命振饑河南還署戶部事解縉下獄詞連宗坐繫十餘年仁宗立復官再遷南京大理卿宣宗初淸軍山東會天久不雨極陳民間饑困狀帝爲蠲租免役罷不急之務宣德二年卒

贊曰永宣之際嚴飭吏治職事修舉若郁新之理賦楊砥之馬政劉季篪虞謙之治獄可謂能其官矣李慶師

逵諸人淸介有執皆列卿之良也陳壽馬京遭讒早廢
惜乎未竟其用金忠奮身卒伍進自藝術末流而有士
君子之行當其侃侃持論於文皇父子間忠直不撓卒
以誠信悟主豈不偉哉

明史卷一百五十終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茹瑺衡山人洪武中由監生除承敕郎歷通政使勤於

職太祖賢之二十三年拜右副都御史又試兵部尚書尋實授加太子少保及惠帝卽位改吏部與黃子澄不相能刑部尚書暴昭發其贓罪出掌河南布政司事尋復召爲兵部尚書燕兵至龍潭帝遣瑺及曹國公李景隆都督同知王佐詣燕軍議和瑺等見成祖伏地流汗不能發一言成祖曰公等言卽言耳何懼至是久之乃言奉詔割地講和成祖笑曰吾無罪而削爲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爲且皇考封諸子已各有分地矣其縛姦臣來吾卽解甲謁孝陵歸藩瑺等唯唯頓首還成祖入京師召瑺瑺首勸進成祖既卽位下詔言景隆瑺佐及陳

瑄事太祖忠功甚重封瑺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身仍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選其子鑑爲秦府長安郡主儀賓卽命瑺出營郡主府第還朝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旣而爲家人所訟逮至京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陳瑛遂劾瑺違祖制逮下錦衣獄瑺知不免命子銓市毒藥服之死時永樂七年二月也法司劾銓毒其父請以謀殺父母論後以銓實承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二十七人謫戍廣西河池仁宗立釋還宣宗與所沒田廬瑺居官謹慎謙和有容其死也人頗惜之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時以富民擇糧長歲部糧萬石至京師無後期帝才之二十三年特授通政司叅議再遷爲工部侍郎二十六年六月進尚書時朝廷事營建集天下工匠於京師凡二十餘萬戶震直請戶役一人書其姓名所業於官有役則按籍更番召之役者稱便鄉民訴其弟姪不法帝付震直訊具獄上帝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坐事降御史數雪冤獄二十八年討龍州使震直偕尚書任亨泰諭安南還條奏利病稱旨尋命修廣西興安縣靈渠審度地勢導湘灕二江浚渠五千餘丈築渼潭及龍母祠土堤百五十餘丈又增高

中江石堤建陡閘三十有六鑿去灘石之礙舟者漕運悉通歸奏帝稱善三十年二月疏言廣東舊運鹽八十五萬餘引於廣西召商中買今終年所運纔十之一請分三十萬八千餘引貯廣東別募商入粟廣西之糧衞所支鹽廣東鬻之江西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四府便帝從之廣鹽行於江西自此始其年四月擢右都御史尋復爲工部尚書建文中嘗督餉山東已而致仕成祖卽位召見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

張紞字昭季富平人洪武中舉明經爲東宮侍書累遷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左叅政陛辭帝賦詩二

章賜之歷左布政使二十年春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於今五年諸蠻聽服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天下十二牧上故嘉爾績命爾仍治滇南往欽哉紞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滇人遵用之朝士董倫王景輩謫其地皆接以禮意惠帝即位召爲吏部尚書詔徵遺逸士集闕下紞所選用皆當其才會修太祖實錄命試翰林編纂官紞奏楊士奇第一士奇由是知名成祖入京師錄中朝姦臣二十九人紞

與焉以茹瑺言宥仍故職無何帝臨朝而歎咎建文時
之改官制者乃令紞及戶部尚書王鈍解職務月給半
俸居京師紞懼自經於吏部後堂妻子相率投池中死
紞在吏部值變官制小吏張祖言曰高皇帝立法創制
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持之紞不
能用然心賢祖奏爲京衛知事後紞死屬吏無敢視者
唯祖經紀其喪世傳燕師入京紞即自經死嚴震直奉
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愴吞金死考諸國史非其實也
時有毛泰亨者建文時爲吏部侍郞與紞同事紞死泰
亨亦死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元末猗氏縣尹洪武中徵授禮部主事歷官福建參政以廉慎聞遣諭麓川却其贈或曰不受恐遠人疑貳鈍乃受之還至雲南輸之官庫二十三年遷浙江布政使在浙十年名與張紞埒帝嘗稱於朝以勸庶僚建文初拜戶部尚書成祖入踰城走為邏卒所執詔仍故官未幾與紞俱罷尋命同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分巡山西河南陝西山東又同新昌伯唐雲經理北平屯種承制再上疏言事皆允行永樂二年四月賜敕以布政使致仕既歸鬱鬱死子淪永樂四年進士仁宗時遷鄭王府左長史數以禮諫王嘗擬荀卿成

相篇撰十二章以獻語切與王不合召改戶部郎中英
宗即位擢戶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有惠政母喪起復入
覲留攝部事尋以老乞歸卒
鄭賜字彥嘉建寧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時
天下郡邑吏多坐罪謫戍賜嘗奉命於龍江編次行伍
方暑諸囚憊甚賜脫其械俾憩舍止息周其飲食病者
與醫藥多所全活秩滿當遷湖廣布政司參議闕命賜
與檢討吳文爲之二人協心剗弊民以寧轄苗獠畏懷
母喪去服除改北平參議事成祖甚謹復坐累謫戍安
東屯及惠帝即位成祖及楚王楨皆舉賜爲長史不許

召爲工部尚書燕兵起督河南軍扼燕成祖入京師李景隆訐賜罪亞齊黃逮至帝曰吾於汝何如乃爲相背耶賜曰盡臣職耳帝笑釋之授刑部尚書永樂元年劾都督孫岳擅毀太祖所建寺詔安置海南岳建文時守鳳陽嘗毀寺材修戰艦以禦燕軍燕知其有備取他道南下故賜劾之二年劾李景隆陰養亡命謀不軌又與陳瑛同劾耿炳文僭侈炳文自經死皆揣帝意所惡者祁陽教諭康孔高朝京師還枉道省母會母疾留侍九閱月不行賜請逮問孔高罪當杖帝曰母子睽數年一旦相見難遽舍況有疾可矜也命復其官三年秋代李至

剛爲禮部尚書四年正月西域貢佛舍利賜因請釋因帝曰梁武元順溺佛教有罪者不刑紀綱大壞此豈可效是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賜請賀不許賜言宋盛時嘗行之帝曰天下大矣京師不見如天下見之何卒不許賜爲人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爲同官趙羾所間六年六月憂悸卒帝疑其自盡楊士奇曰賜有疾數日惶懼不敢求退昨立右順門力不支仆地口鼻有噓無吸語未竟帝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固善人才短耳命予葬祭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諡文安

郭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累官北平左布政使陰

附於成祖及兵起張昺等死資與左參政孫瑜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率先降呼萬歲成祖悅命輔世子居守成祖轉戰三年資主給軍餉及即位以資爲戶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北京建改行部尚書統六曹事定都仍改戶部時營城郭宮殿置官吏及出塞北征工役繁興資舉職無廢事仁宗立以舊勞兼太子賓客尋以老病加太子太師賜敕致仕宣德四年復起戶部尚書奉職益勤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官其子佑戶部主事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士奇對曰資性強毅人不能干以私然鐲租詔數下不

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沓也

呂震字克聲臨潼人洪武十九年以鄉舉入太學時命太學生出稽郡邑壤地以均貢賦震承檄之兩浙還奏稱旨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爲戸部主事遷北平按察司僉事燕兵起震降於成祖命侍世子居守永樂初遷眞定知府入爲大理寺少卿三年遷刑部尚書六年改禮部皇太子監國震壻主事張鶴朝參失儀太子以震故宥之帝聞之怒下震及蹇義於錦衣衛獄已復職仁宗卽位命兼太子少師尋進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宣德元年四月卒震嘗三奉命省親兩値關中饑令所

司出粟振之還始以聞然無學術爲禮官不知大體成祖崩遺詔二十七日釋縗服及期震建議羣臣皆易烏紗帽黑角帶近臣言仁孝皇后崩既釋縗服太宗易素冠布腰絰震勃然變色詆其異己仁宗黜震議易素冠布腰絰洪熙元年分遣羣臣祀嶽鎮海瀆及先代帝王陵震乞祀周文武成康使道省母私以妻喪柩與香帛同載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僧舍大醉歸一夕卒震爲人佞諛傾險永樂時曹縣獻騶虞榜葛剌國麻林國進麒麟震請賀帝曰天下治安無麒麟何害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帝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大巖山有呼萬歲者

三震言此山川效靈帝曰山谷之聲空虛相應理或有之震爲國大臣不能辯其非又欲因之進媚豈君子事君之道耶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責其謬震雖累受面斥然終不能改金水河太液池冰具樓閣龍鳳花卉狀帝召羣臣觀之震因請賀不許而隆平侯張信奏太和山五色雲見侍郎胡濙圖上瑞光榔梅靈芝震率羣臣先後表賀云成祖初巡北京命定太子留守事宜震請常事聽太子處分章奏分貯南京六科回鑾日通奏報可十一年十四年震再請如前制十七年帝在北京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忘震前請曰章奏宜

達行在豈禮部別有議耶問震震懼罪曰無之奏章當達行在三問對如前遂以擅留奏章殺右給事中李能衆知能冤畏震莫敢言尹昌隆之禍由震搆之事具昌隆傳夏原吉方賓以言北征餉絀得罪以震兼領戶兵部事震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隨之曰若震自盡爾十人皆死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爲人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益多皆自占奏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嘗扈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

錄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悞者子熊宣宗初立震數於帝前乞官至流涕帝不得已授兵科給事中

李至剛名鋼以字行松江華亭人洪武二十一年舉明經選侍懿文太子授禮部郎中坐累謫戍邊尋召爲工部郎中遷河南右參議河決汴堤至剛議借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坐事繫獄成祖即位左右稱其才遂以爲右通政與修太祖實錄朝夕在上左右稱說洪武中事甚見親信尋進禮部尚書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直東宮講筵與

解縉後先進講已復坐事下獄久之得釋降禮部郎中
恨解縉中傷之縉下獄詞連至剛亦坐繫十餘年仁宗
即位得釋復以爲左通政給事中梁盛等劾至剛輩十
餘人嘗大行晏駕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帝念
至剛先朝舊人出爲興化知府時年已七十再歲歿於
官至剛爲人敏給能治繁劇善傅會首發建都北平議
請禁言事者挾私成祖從之旣得上心務爲佞諛嘗言
太祖忌辰宜做宋制令僧道誦經山東野蠶成繭至剛
請賀陝西進瑞麥至剛率百官賀帝皆不聽中官使眞
臘從者逃三人國王以國中三人補之帝令遣還至剛

言中國三人安知非彼私匿帝曰朕以至誠待內外何用逆詐所建白多不用妻父麗重法至剛爲乞免帝曰獄輕重外人何以知之至剛曰都御史黃信爲臣言帝怒誅信初至剛與解縉交甚厚帝書大臣姓名十人命縉疏其人品言至剛不端縉謫廣西至剛遂奏其怨望改謫交阯

方賓錢塘人洪武時由太學生試兵部郎中建文中署應天府事坐罪戍廣東以茹瑺薦召復官成祖入京師賓與侍郎劉儁等迎附特見委用進兵部侍郎四年儁以尚書出征黎利賓理部事有幹才應務不滯性警敏

能揣上意見知於帝頗恃寵貪恣七年進尚書扈從北京兼掌行在吏部事明年從北征與學士胡廣金幼孜楊榮侍郎金純並與機密自後帝北巡賓輙扈從十九年議親征尚書夏原吉吳中呂震與賓共議宜且休兵養民未奏會帝召賓賓言糧餉不足召原吉亦以不給對帝怒遣原吉視糧開平旋召還下獄賓方提調靈濟宮中使進香至語賓以帝怒賓懼自縊死帝實無意殺賓聞賓死乃益怒戮其屍

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洪武末爲營州後屯衞經歷成祖取大寧迎降以轉餉捍禦功累遷至右都御史永樂五

年改工部尚書從北征艱歸起復改刑部十九年與夏
原吉方賓等同以言北征餉絀忤旨繫獄仁宗即位出
之復其官兼詹事加太子少保宣德元年從征樂安三
年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落宮保奪祿一
年正統六年殿工成進少師明年卒年七十追封茬平
伯謚榮襄中勤敏多計算先後在工部二十餘年北京
宮殿長獻景三陵皆中所營造職務填委規畫井然然
不恤工匠又湛於聲色時論鄙之

劉觀雄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太谷縣丞以薦擢監
察御史三十年遷署左僉都御史坐事下獄尋釋出爲

嘉興知府丁父憂去永樂元年擢雲南按察使未行拜戶部右侍郎二年調左副都御史時左都御史陳瑛殘刻右都御史吳中寬和觀委蛇二人間務爲容悅四年北京營造宮室觀奉命採木浙江未幾還明年冬帝以山西旱命觀馳傳往散遣採木軍民六年鄭賜卒擢禮部尚書十二月與刑部尚書呂震易官坐事爲皇太子譴責帝在北京聞之以大臣有小過不宜遽折辱特賜書諭太子八年都督僉事費瓛討涼州叛羌命觀贊軍事還坐事謫本部吏十三年還職改左都御史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命巡撫陝西考察官吏仁宗嗣位兼

太子賓客旋加太子少保給二俸時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帝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大理卿虞謙希旨劾奏觀復令十四道御史論其誣妄以是爲輿論所鄙時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私納賄賂而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六月朝罷帝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帝乃出觀視河道以佐爲右都御史於是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觀

並其子輻諸贓汚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疏辯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明年將置重典士奇榮乞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七年士奇請命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汚者帝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安得肅

贊曰成祖封茹瑺以事太祖有功然考之未有所表見意史軼之歟嚴震直之於廣西張紞之於雲南治效卓然王鈍鄭賜爲方伯監司聲績頗著至其晚節皆不克自振惜夫郭資呂震之徒有幹濟才而操行無取李至

剛之險吳中劉觀之墨又不足道矣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董倫 王景　儀智 子銘

鄒濟 王汝玉 梁潛 徐善述 周述 弟孟簡

陳濟 陳繼 俞綱 楊翥 潘辰 俞山

王英　錢習禮

周敘 劉儼　柯潛 羅璟

孔公恂 司馬恂

董倫字安常恩人洪武十五年以張以寧薦授贊善大

夫侍懿文太子陳說剴切太祖嘉之進左春坊大學士太子甍出爲河南左參議肇州吏目蘭溪諸葛伯衡廉倫薦之帝遽擢爲陝西參議又言儒學訓導宜與冠帶別於士子訓導始注選三十年坐事謫雲南教官雲南初設學校倫以身教人皆嚮學建文初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與方孝孺同侍經筵御書怡老堂額寵之又賜綵几玉鳩杖解縉謫河州以倫言得召還倫質直敦厚嘗勸帝睦親藩不聽成祖即位倫年已八十命致仕尋卒其與倫同時爲禮部侍郎者有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爲懷遠教諭以博學應詔命作朝享樂章

定藩王朝覲儀累官山西參政與倫先後謫雲南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實錄用張紞薦除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成祖卽位擢學士帝問葬建文帝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從之永樂六年卒於官

儀智字居貞高密人洪武末舉耆儒授高密訓導遷莘縣教諭擢知高郵州課農興學吏民愛之永樂元年遷寶慶知府土人健悍獨畏智相戒不敢犯召爲右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遷湖廣右布政使坐事謫役通州六年冬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帝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對卽日召之既至拜禮部左侍郎十一年元旦日當食

尚書呂震請朝賀如常智持不可會左諭德楊士奇亦
以爲言乃免賀如智議十四年詔吏部翰林院擇耆儒
侍太孫士奇及蹇義首薦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
悞悔無及智誠端士然老矣士奇頓首言智起家學官
明理守正雖耄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
是日午朝帝顧太子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對曰
舉禮部侍郎儀智議未決帝喜曰智雖老能直言可用
也遂命輔導皇太孫每進講書史必反覆啓迪以正心
術爲本十九年年八十致仕卒於家洪熙元年贈太子
少保謚文簡季子銘字子新宣宗卽位以侍郎戴綸薦

授行在禮科給事中九年秩滿帝念智舊勞敕銘修撰
正統三年預修宣廟實錄成遷侍講後改郕府長史郕
王監國視朝午門廷臣劾王振叫號莫辨人聲銘獨造
膝前免冠數奏下令杳族振衆譁始息景帝即位力贊
征伐諸大事尋以潛邸恩授禮部右侍郎明年兼經筵
官帝每臨講幄輒命中官擲金錢於地任講官遍拾之
號恩典文臣與者內閣高穀等外惟銘與俞山俞綱蕭
鎡趙琬數人而已尋進南京禮部尚書懷獻太子立加
太子太保召為兵部尚書兼詹事蘇州淮安諸郡積雪
民東饑死相枕沙灣築河役山東河南九萬人責民闕

鐵器數萬具銘請於帝多所寬恤因災異言消弭在徽天法祖省刑薄斂節用愛人錄皇明祖訓錄以進深見獎納卒謚忠襄銘少學於吳訥天性孝友易直有父風長子海錦衣衛百戸季子泰舉於鄉爲禮科給事中並以父恩授云

鄒濟字汝舟餘杭人事母以孝閎博學强記尤長春秋爲餘杭訓導師法嚴累遷國子學錄助教以薦知平度州永樂初預修太祖實錄成除禮部郎中征安南從幕府司奏記還爲廣東右參政再遷左春坊左庶子授皇孫經濟爲人和易坦夷無貴賤皆樂親之秩滿進少詹

事當是時宮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輩被讒相繼下獄死濟積憂得疾皇太子以書慰曰卿善自攝卽有不諱當提攜卿息不使墜蓬蒿也卒年六十八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祀之子幹字宗盛濟卒時尚幼仁宗監國命爲應天府學生月賜鈔米舉正統四年進士景帝初由兵部郎中超擢本部右侍郎以才爲于謙所倚也先入寇九門皆閉百姓避兵者號城下求入幹開門納之尋改禮部兼庶子考察山西官吏黜布政使侯復以下五十餘人巡視河南鳳陽水災與王竑請振又請令諸生輸粟入監

讀書納粟入監自此始成化十二年振畿內饑再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被劾乞休卒諡康靖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洪武中行歲貢法善述首貢入太學授桂陽州學正永樂初以國子博士擢春坊司直郎見重於皇太子每稱爲先生嘗致書賜酒及詩遷左贊善坐累死與鄒濟同日贈太子少師諡文肅立祠春秋祀亦如濟王汝玉名璲以字行長洲人穎敏强記少從楊維楨學年十七舉於鄉永樂初由應天府學訓導擢翰林五經博士歷遷右春坊右贊善預修永樂大典仁宗在東宮特被寵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解縉次之七

年坐修禮書紊制度嘗戍邊皇太子監國宥之以爲翰林典籍尋進左贊善坐解縉累瘐死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其家梁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末舉鄉試授四川蒼溪訓導以薦除知四會縣改陽江陽春皆以廉平稱永樂元年召修太祖實錄書成擢修撰尋兼右春坊右贊善代鄭賜總裁永樂大典帝幸北京屢驛召赴行在十五年復幸北京太子監國帝親擇侍從臣翰林獨楊士奇以潛副之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令旨謫交阯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譖於帝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戶事連潛及司

諫周晃逮至行在親詰之濳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呂
震曰事豈得由濳然卒無人爲白者俱繫獄或毀晃放
恣遂併濳誅濳妻楊氏痛濳非命不食死子桑由進士
爲刑部主事善辨冤獄用薦擢廣西副使進布政使將
士多殺良民報功桑諭其帥生致難民一人准功一級
全活無算田州土官岑鑑兄弟相讐桑爲解之却其厚
餽撫服梗化女土官民夷服其信義終浙江布政使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與從弟孟簡並進士及
第帝手題二人策奬賞之並授翰林編修尋詔解縉選
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述孟簡皆與焉司禮監

給紙筆光祿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宅居之一時以爲榮述嘗扈北巡累進左春坊諭德仁宗卽位命從皇太子謁陵南京召至榻前問所以匡弼儲君者對稱旨宣宗時進左庶子正統初卒官孟簡在翰林二十年始遷詹事府丞出爲襄王府長史有言宜留備顧問者帝曰輔朕弟尤勝於輔朕也述溫厚簡靜未嘗有疾言遽色文章雅贍孟簡謙退不伐生平無睚眦於人並爲世所重云

陳濟字伯載武進人讀書過目成誦嘗以父命如錢塘家人齎貨以從比還以其貲之半市書口誦手鈔十餘

年盡通經史百家之言成祖詔修永樂大典用大臣薦以布衣召爲都總裁修撰曾棨等爲之副詞臣纂修者及太學儒生數千人繙秘庫書數百萬卷浩無端倪濟與少師姚廣孝等數人發凡起例區分鉤考秩然有法執筆者有所疑輒就濟質問應口辨析無滯書成授右贊善謹愼無過皇太子甚禮重之凡稽古纂集之事悉以屬濟隨事敷奏多所禆益五皇孫皆從受經居職十五年而卒年六十二濟少有酒過母戒之終其身未嘗至醉弟洽爲兵部尚書事濟如父濟深懼盛滿彌自謙抑所居蓬戸葺壁裁蔽風雨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爲文

根據經史不事葩藻嘗云文貴如布帛菽粟有益於世爾其後有陳繼楊翥者亦以布衣通經用楊士奇薦繼由博士入翰林而翥竟用景帝潛邸恩與俞山俞綱等皆至大官自天順後始漸拘資格編修馬昇檢討傅宗不由科目李賢皆出之爲參議布衣無得預館閣者而弘治間潘辰獨以才望得之一時詫異數焉陳繼字嗣初吳人幼孤母吳氏躬織以資誦讀比長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奉母至孝府縣交薦以母老不就母卒哀毀過人永樂中復舉孝行旌其母曰貞節仁宗卽位開弘文閣帝臨幸問今山林亦有名士乎楊士奇初不識

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以示士奇士奇心識之及帝問遂以繼對召爲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直弘文閣宣宗初遷檢討引疾歸卒楊翥字仲舉亦吳人少孤貧隨兄戍武昌授徒自給楊士奇微時流寄寓之翥輒解館舍讓之而已教授他所士奇心賢之及貴薦翥經明行修宣宗詔試吏部稱旨授翰林院檢討歷修撰正統中詔簡郕王府僚諸翰林皆不欲行乃出侍講儀銘及翥爲左右長史久之引年歸王卽大位入朝拜禮部右侍郎景泰三年進尚書給祿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五翥篤行絶俗一時搢紳厚德者首翥爲最旣沒景

帝念之召其子肆入覲授本邑主簿俞山字積之秀水人由鄉舉爲郕府伴讀景帝時拜吏部右侍郎而嘉興俞綱由諸生繕寫實錄試中書舍人授郕府審理景帝時以兵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居三日固辭守本官景帝將易東宮山密疏諫不聽懷獻太子立加太子少傅山意不自安致仕去綱加太子少保英宗復辟山以致仕得免而綱當景泰時能周旋二帝間故得調南京禮部成化初致仕卒潘辰字時用景寧人少孤隨從父家京師以文學名弘治六年詔天下舉才德之士隱於山林者府尹唐恂舉辰吏部以辰生長京師寢之恂復奏

給事中王綸夏昂亦交章薦乃授翰林待詔久之掌典籍事預修會典成進五經博士正德中劉瑾摘會典小疵復降爲典籍俄還故官南京缺祭酒吏部推石珤及辰帝以命珤而擢辰編修居九年超擢太常少卿致仕歸卒特賜祭葬辰居官勤慎晨入夜歸典制誥時有以幣酧者堅却之士大夫重其學行稱爲南屏先生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帝察其愼密令與王直書機密文字與修太祖實錄授翰林院修撰進侍讀二十年扈從北征師旋過李陵城帝聞城中有石碑召英往視既至不識碑所而城

北門有石出土尺餘發之乃元時李陵臺驛令謝某德政碑也碑陰刻達魯花赤等名氏具以奏帝曰碑有蒙古名異日且以爲己地啓爭端命再往擊碎之沈諸河還奏帝喜其詳審曰爾是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且用爾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親征彼必遠遁願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黷武邪因曰軍中動靜有聞卽入奏且諭中官勿阻立功官軍有過命勿與糧相聚泣以英奏復給予仁宗卽位累進右春坊大學士乞省親歸宣宗立還朝是時海內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與諸學士談論文藝賞花賦詩禮接優渥嘗謂英曰洪武中學士

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汝勉之母俾前人獨專其美修太宗仁宗實錄成遷少詹事賜麒麟帶母喪特與葬祭遣中官護歸尋起復正統元年命侍經筵總裁宣宗實錄進禮部侍郎八年命理部事浙江民疫遣祭南鎮時久旱英至大雨民呼侍郎雨年七十再乞休不許十二年英子按察副使裕坐事下獄英上疏待罪宥不問明年進南京禮部尚書俾就閒逸居二年卒年七十五賜祭葬謚文安英端凝持重歷仕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爲會試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銘志碑記者不絕性直諒好規人過三楊

皆不喜故不得柄用裕後累官四川按察使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檢討習禮與練子寧姻戚既仕鄉人以奸黨持之恒惴惴楊榮乘間言於帝帝笑曰使子寧在朕猶當用之況習禮乎仁宗即位遷侍讀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讀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閣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楊士奇楊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士奇等以聞帝命具座後遂爲故事正統九年乞致仕不許明年

六部侍郎多闕帝命吏部尚書王直會大臣推舉而特旨擢習禮於禮部習禮力辭不允王振用事達官多造其門習禮恥爲屈十二年六月復上章乞骸骨乃得歸習禮篤行誼好古秉禮動有矩則家居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九謚文肅

周叙字公叙吉水人年十一能詩永樂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作黃鸚鵡賦稱旨授編修歷官侍讀直經筵正統六年上疏言事帝嘉納焉八年夏又上言比天旱陛下責躬虔禱而臣下不聞效忠補過之言徒陳情乞用而已掌銓選者罔論賢否第循資格司國計者不問耕

桑惟勤賦歛軍士困役作刑罰失重輕風憲無激揚言官務緘默僧道數萬日耗戶口流民衆多莫爲矜恤帝以章示諸大臣王直等皆引罪求罷十一年遷南京侍講學士郕王監國馳疏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殿下宜臥薪嘗膽如越之報吳使智者獻謀勇者効力務掃北庭雪國恥先遣辯士卑詞重幣乞還鑾輿暫爲君父屈因條上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賢才安民心廣言路謹微漸修庶政八事王嘉納之景泰二年又請復午朝日接大臣咨諏治道經筵之餘召文學從臣講論政事并詔天下臣民直言時政缺失帝因詔求言叙負氣節

篤行誼曾祖以立在元時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欲
重修叙思繼先志正統末請於朝詔許自撰銓次數年
未及成而卒同邑劉儼字宣化正統七年進士第一歷
官太常少卿景泰中典順天鄉試黜大學士陳循王文
子幾得危禍詳高穀傳天順初改掌翰林院事卒官贈
禮部侍郎謚文介儼立朝正直居鄉亦有令德云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景泰二年舉進士第一歷洗馬天
順初遷尚寶少卿兼修撰憲宗即位以舊宮僚擢翰林
學士英宗實錄成進少詹事慈懿太后之喪潛與修撰
羅璟上章請合葬裕陵廷臣相繼爭未報潛曰朝廷大

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與璟皆再疏爭竟得如禮
速遭父母喪詔起爲祭酒固乞終制許之未幾卒潛邃
於文學性高介爲學士時卽院中後圃構清風亭鑿池
蒔芙蓉植二栢於後堂人稱其亭爲柯亭栢爲學士栢
院中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也柯亭劉井翰林中以爲
美談云羅璟字仲明泰和人天順末進士及第授編修
進修撰預修宋元通鑑綱目累官洗馬孝宗爲太子簡
侍講讀母喪歸璟與尚書尹旻子侍講龍同娶於孔氏
旻得罪李孜省指璟爲旻黨調南京禮部員外郎孝宗
嗣位王恕等言璟才乃授福建提學副使弘治五年召

爲南京祭酒久之卒

孔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世孫也景泰五年舉會試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禮部具言其故乃遣使召之日且午不及備試卷命翰林院給以筆札登第即丁母憂歸衍聖公孔彥縉卒孫弘緒幼弱詔遣禮部郎治喪公恂理其家事天順初授禮科給事中弘緒已襲封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公恂因得交於賢賢言公恂大聖人後贊善司馬恂宋大賢溫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語孝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傅孝肅皇后者憲宗生母方以

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傳以爲盛事云憲宗嗣位改公恂大理左少卿公恂言不通法律乃復少詹事成化二年上章言兵事諸武臣譁然給事御史交章駁之下獄謫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商輅請復建言得罪者官乃還故秩涖南京詹事府久之卒司馬恂字恂如浙江山陰人正統末由舉人擢刑科給事中累遷少詹事憲宗立命兼國子祭酒卒贈禮部左侍郎恂強記敦厚與物無忤居官無所表見

贊曰建文之初修尊賢敬老之節董倫以宿儒見重雖寡所表見當非苟焉已也儀智父子仍世以儒術進從

容輔導盍其賢哉鄒濟諸人以宮僚被遇而讒搆不免陳濟輩起布衣列禁近而善始終固有幸不幸與二周王英錢習禮周叙柯潛謙和直諒各著其美葢皆異於浮華博習之徒矣

明史卷一百五十二終